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震川先生全集

(二)

歸有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震川先生全集

(一)

歸育光著

國學基本叢書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書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爲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壅絕祭享。無塗窳窳之旁。穿方殆遍。壙墳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可一日自立于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未施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闔之內。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尙守殘經。服儒衣冠。三世之丘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

惟明府哀念焉。

上方參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爲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有光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黜。然而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爲人，欲一見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爲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天子之大臣，乃不以爲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爲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爲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爲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擣撫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爲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去，善人喑啞如此，可爲太息矣。執事于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爲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重以

孤寡煢然。氣勢無依。煢煢之慘。懸命晷刻。苟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爲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莒牟夷。鄒庶其。黑肱。區區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啟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冤。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冤。有詳有略。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略。其謂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參訊。可得其實。況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証。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

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真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污，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婢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污之中，卒以死殉，然後復云云，真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于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此文抄本與常熟本大異，覺抄本勝，今從之。惟挾淫姑以爲主，卒以死殉，此十字抄本所無，今從常熟本。

與李浩卿書

益舟還，備道諸公之義舉，欣慰欣慰。向日紛紛，只爲元兇漏網，烈夫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發憤，更不思及其他。今諸公旣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於天下，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清日明，更亦復有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於海濱草野之中，惟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爲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強人意，又耳聞目見，據

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文者絕少。要以示千百世之後耳。益舟云。虔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况史家自宜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張耀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令收在益舟家。送去二册。大率爲相知者。不宜祕之。卽如前兩書亦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爲不知者所議耳。昨已作書道此意。爲卽欲西還。恐不能卽見。足下復爲縷縷。本意只爲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罵。亦不須復計也。爲知己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與嘉定諸友書

有光頓首。諸公足下。僕爲奔車所傷。苦腰痛。久臥城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婦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衆庶欣欣有望。茲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托交於下風。夙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恤一言。以申烈婦之冤。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唯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者。皆欲憐而食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爲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嘗一政事。無所與可也。邑有大冤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輒緣春秋之義。以責

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與殷徐陸三子書此首本當入尺牘因與前三書是一事故遂附其後。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迫于晷刻言別悵悵承及貞女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一首前所述頗疎略常以此爲證此皆得之衆論無一語粧飾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義事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至於今者著于耳目乃更旁視遲疑如不切己豈捐軀之義無取於當年英烈之風獨隆於往代耶秋暑未得一面餘惟自愛。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啞啞聾聵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寔在于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爲文章纚纚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栢舟綠衣之篇彼其所處以今日視之尙爲人道之常而作者爲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爲千百世之法况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略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攸斃彝倫反道敗德恟愁煩冤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漸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剖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爲搗讓僕何望焉。

與宣仲濟書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旣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籍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答顧伯剛書

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答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爲一。三代以後。直爲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爲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智。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爲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爲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即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爲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爲一。卽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先儒乃以爲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顯獨以爲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塵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書汪洋恣肆。而寔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尙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憤憤者。無惜教我。幸甚。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爲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羣然求止于是。生非爲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爲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爲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爲書乞所以爲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嘩。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舍示學者

有光疎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爲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無槩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

古爲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爲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祇爲父母鄉里之差。願與諸君深戒之也。舊刻入書類。錢宗伯移置別集尺牘中。今按此蓋傍示學者。非書牘也。然無所附麗。以其旨與前二首相類。姑仍舊。

與陸太常書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部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以爲當今選用至公。請託不行。士以賕通者無道進。海內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爲太常。尋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歛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扃。雖有敬仰之心。亦無繇而至焉。幸拜今命。于內庭始得望見。又得隨行于露寒鵲鵲之間。執事不鄙。爲道生平相知之素。及相汲引之意。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執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僕少好其書。以爲獨有所悟。而怪近世數代之史。卑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志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爲刪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汨沒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忽云暮。感愴知己之言。特人申候。草草不盡。

與趙子舉書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款晤。至庚戌。吾兄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里第。時孫祭酒在坐。相與嘆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舍之意。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試。不以子爲拙。而

每以失子爲恨。此古人之所難矣。龍老云逝。以龍老之心爲心者。惟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間闊如此。二十餘年來。如墮淵海。沉沒至底。平生倔強。亦無有望世人相憐之意。而不能忘情于兄者。思龍老不得見也。自別後。龍老旣亡。以爲大戚。而妻子相繼夭歿。江上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荆棘中。薄田歲不收。重有輸糧之累。祖父土尚未即窆。而先人復以去年四月中沒。五內痛割。齊斬之不葬者。殆至五六。亦人世之所未有也。獨愛嗜古人書。今皆已荒廢。嘗于汴中得周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微見其端。亦復不能究竟。近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爲其簡帙之多。夫苟辭事相當。理所宜多。何厭于多。僕于此書。頗見其當修者。以爲不在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從借考。紙筆亦未易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玉城兄有滇南之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托此爲問。鄉里故舊。如玉城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奉璽書殿此南服。有分陝之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召。非鄙人之所敢贅述者。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答朱巡撫書

有光備員下吏。實荷曲成。頃者叨冒內補。繫銜問寺。僚長牽率。以姓名通。方以僭越悚惕。蒙俯賜報答。茲又承手札。捧函不任感戢。今天下第一所患。爭出意見。以求革弊。而弊愈生。數年以來。士大夫殆成風俗。夫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以撓求清。必無此理。明公以寬靜坐鎮之。此吳民之福也。下吏愚鄙。所以盡忠門下。且爲桑梓之計。不過如此。伏乞採納。幸甚。

上王中丞書

前歲自吳興還。卽求解任。其爲疵賤淺鮮。於進退比數。於當世士大夫。眞如所謂江湖之雀。渤澥之鳥。曾

何足以爲多少。豈宜辱聞於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有光又受生平之知。使若甘自錮於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爲大愚。而有負於明公矣。顧前所爲書。言語麤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劍之疑。而復有抱玉之喻。捧函跪讀。不勝感歎。今世王公大人。之于貧賤之士。與之相答。應如響者。少矣。於今世而復見古人。使有光之爲書者。亦遂不愧於古人。真足以爲有激於天下也。敬受誨言。勉自策勵。於五月內。已至邢治。頗詢訪其職司之所宜爲。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親。而能知其疾苦。且今邢之馬政。頗便於民。而令實能辦之。郡不過以文移爲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爲擾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此乃以無事爲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顧官舍迫隘。又無書齋。連日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度曲柳爲架。亦可度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薄書稀簡。可以終日閉門。怡神養性。賴明公在位。使得苟祿。免於罪戾。以去。爲幸甚大。因遣人受所得誥命。附此候謝。無任惶恐。

與曾省吾參政書

沈比部過浙。奉短啓。想已得達。不才爲縣無狀。付之天下公論。不敢因緣故知。以求蓋覆。有如公論不明。天下之責。亦有所歸。不肯擾擾置之胸中。而復向人哀鳴也。今猶有瀆聒左右者。向去縣時。縣學諸生保留。朱大順以爲首被斥。此尤可笑。陽司業出道州。太學生李償何蕃舉旛闕下。集諸生三百餘人乞留。如此李償何蕃。可盡斥耶。王莽時。吳章得禍。弟子多更名他師。云敝獨自劾歸。殮葬之。莽最兇暴。猶以敝有義。擢爲諫大夫。今之爲暴者。何甚于莽。然彼非有仇于朱生。惟于鄙人加嫉惡之甚。故無所不至也。明公

掌憲越中。豈容一夫濫竽。如令朱生還業。亦可使東海無大旱矣。若區區則惟所處之。詩云。伊誰云從。惟暴之云。暴公不敢斥也。伏惟諒察。

與林侍郎書

昨進造承款待過厚。忘其隆貴。而念三十年故人。極增感嘆。有光蓋有所欲言者。自以有塗汙之負。而不可以瀆高明之聽。因含嚙以退。還別以來。又自悔恨。士固有所托。苟以謂素知者而不告之急。非也。自爲縣奮勵。欲希古人。喁喁之民。稍慰拊之。知嚮風矣。蓋不必以威刑氣勢臨之。從之者如此之易也。獨其異類。莫可馴擾。其在上者。旨意各殊。雖強與之懽。而若以膠合終不可附麗。以故往往多謬。始知今世爲吏之難。在此。昨得稍遷。何敢薄朝廷之官爵。而知其所繇來有不善者。以故謹避之。方覺心閒而無事。可以自安于田里。而彼士之爲不善者。蟬起小民。有尸祝之情。而有司起羅織之獄。姑以吏胥爲名。微文巧詆。實行排陷之計。昔韓潁川以循吏而推按蕭長倩之放散官錢吏。被迫脅以自誣服。馬季長儒者。爲梁冀書。李子堅獄辭。則李公死有餘辜。今彼爰書出于豪猾怨仇之手者。何所不至。故士欲以廉名。則以貪污之。欲以仁名。則以殘敗之。信口而言。信手而書。幾無全者矣。使下得以誣其上。賢者爲不肖之噬嚙。人情風俗。以得勝爲雄高。而閭閻之情。無所自達。此可大懼也。古之聖賢。論出處之義。歸于自潔其身。有光何能黯黯。以受此。莫公省中大官。于鄙人亦雅知之。更籍左右重言。庶幾其可信。非敢望營進而期于潔其身。此亦士之自處也。伏乞諒察。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祕。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邾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濬畎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邾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邾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鏐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患其不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